



XUESHENG BAN KE WAIBI DU CONG SHU

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
柳林风声

29

主 编：陈国勇

责任编辑：沈晓莉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小學生故事金庫·中外童話故事

柳林風聲

(英)肯·尼恩·格雪厄姆 著
張 誠 譯

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沈晓莉

责任校对 赵慧锋

封面设计 陈志强

书 名	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编 者	陈国勇主编
出版发行	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
规 格	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	389.975 印张
字 数	7658 千字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书 号	ISBN7—5342—2732—1/E·1
定 价	(全套 100 本)928.80 元

柳林风声

[英国]肯尼恩·格雪厄姆

第一章 河 岸

鼯鼠一大早就开始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进行春季扫除。先用扫帚扫,接着用抹布擦,随后又提着一桶石灰水,先后站到梯子上、台阶上和椅子上粉刷墙壁。他干了整整一个早上,忙得他腰酸臂疼。春意在空中荡漾,在地底下运行,在他周围回环,甚至透进了他那阴沉低矮的小屋。春天就是有这么一股子进取精神。鼯鼠在家里待不住了,他猛地一下把刷子扔到地上,嚷道:“烦死啦!”“不干了!”“搞什么鬼春季扫除!”他说着锁上了房门,连上衣也没顾得上穿,就奔出家门,朝陡峭的小地洞走去。地洞的上面是公园的石子路,那儿通风向阳,是小的动物的天地。地面上有一股力量在强烈地召唤着他。他一点一滴地爬呀、刨呀,挖呀,刨呀、爬呀,小爪子是不亦乐乎,嘴里小声地鼓励自己:“向上去!再向上去!”终于听到砰的一声,挖通了。他连鼻子带嘴巴伸到外面的阳光里,身子也随着滚到一大片暖融融的草丛里。

“太好了!”他自言自语地说,“这比刷墙好多了!”太阳热烘烘地照在他的茸毛上,阵阵和风轻轻吹拂着他晒得发烫的前额。他长期隐居在洞穴里,听觉变得迟钝了,小鸟欢快的鸣叫,在他听来差不多跟高声喊叫一样。他沉浸在生活的欢乐和春

天的喜悦之中，突然伸开四肢，纵身一跳，穿过草地，来到前边的矮篱笆旁。

“站住！”篱笆缺口边一只老兔子喝道，“有谁打俺这条道过，就得丢下六便士买路钱！”鼯鼠毫不理睬，根本不把兔子放在眼里。他这种傲慢的态度，弄得兔子一时不知所措。“傻瓜蛋！傻瓜蛋！”鼯鼠一边沿着篱笆快步朝前走，一边和闻声从洞口探头窥看的几只兔子打趣。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想出恰当的话来回敬他，鼯鼠已经溜之大吉了。鼯鼠走后，兔子互相抱怨起来：“你真笨！干吗不告诉他——！”“哼，你怎么不说——”“你本来可以提醒他一下——”你一言我一语，七嘴八舌，不一而足。他们总是这样——事后诸葛亮。

这一切似乎太好了，可不像是真的。鼯鼠沿着篱笆继续往前走，越过一块块草地，穿过一丛丛灌木林。他东张西望，目不暇接，有几处鸟儿在做窝筑巢，有几处花儿含苞待放，嫩叶脱颖而出——宇宙万物显得意气洋洋，既生意盎然，又忙忙碌碌。此刻，他洋洋自得，早把刷墙的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，但又莫名其妙地觉得在这些忙碌的公民中，当一条悠闲的狗，该是最快活的。

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，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一条春水盈盈的河边。他这一辈子还不曾见过河哩——这头毛皮溜光，蜿蜒游动的巨兽。她嬉笑追逐，一会儿格格笑地抓住她的伙伴，一会儿又笑呵呵地放开他们。有时她向新伙伴猛扑过去，一下把他们冲散，接着又把他们抓住托起。她浑身在震动——光影摇曳，旋涡沸腾，流水哗哗。面对这一切，鼯鼠感到迷惑、恍惚，不禁神魂颠倒起来。他在河边徘徊，活像一个小孩依在魔力无边的大人身边，听他讲着动人心弦的故事。他终于困乏了，坐在河岸上，而河水仍在喋喋不休地跟他讲个不停。她讲着一连串世间最动听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发自地球深

处,最后汇入无所不容的大海,

他坐在草地上向河对岸张望,目光被对岸水面上方的一个黑洞吸引住了。他模模糊糊地觉得,这洞要是给一个要求不高而又乐于住在水边的动物做宿舍,既远离尘嚣,又不会被洪水淹没,是够舒适雅致的了。当他凝神远眺时,河心似乎有个明亮的小东西在闪闪跳动,时隐时现,像一颗亮晶晶的小星星。可是星星怎么会在河里呢?萤火虫么?火显得太小太亮了点,等定睛再看时,发现这东西还向他眨呀眨的,原来是只小眼睛。一张小脸渐渐露出来,环绕在眼睛四周的,活像一个镜框。

一张棕色的小圆脸,长着连鬓胡子。

一对晶亮的眼睛,闪着光,这就是最初吸引他注意力的那种光。

一对机灵的耳朵,一身油光水滑的厚厚的茸毛。

哦,是水老鼠!

这两只小动物彼此站着,细细打量着对方。

“你好,鼯鼠!”老鼠招呼着。

“你好,老鼠!”鼯鼠答道。

“你过来好吗!”老鼠即刻问他。

“算了,还是谈谈吧,”鼯鼠不大乐意地说。他第一次来到河边,对水上生活很陌生。

老鼠啥也没说,弯腰解开一根绳子提在手里,然后轻轻走上一条鼯鼠尚未发现的小船。小船外面漆成白色,大小正可容得下两只动物。鼯鼠一下子被小船吸引住了,虽然他并不完全明白船的用途。

老鼠熟练地把船划过来靠稳了。他伸出一只前爪扶住鼯鼠,鼯鼠战战兢兢地走进船舱。

“抓住我的手!”老鼠说,“脚步轻快点!”

鼯鼠又惊又喜,发现自己真的端坐在一条名副其实的船上

了。

“今天真痛快!”老鼠推开船去划桨时,鼯鼠说,“你知道吗,我这辈子还没坐过船哩。”

“什么!”老鼠张大嘴巴惊叫着,“从来没坐过船,那你以往在干什么呢?”

“坐船就那么好吗?”鼯鼠讪讪地问,其实,他心里早就乐滋滋的了。他斜倚在座位上,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座垫、桨、桨架,以及一切使他神往的东西,同时感到小船在脚底下轻轻晃动起来。

“那还用说!这是举世无双的,”老鼠猫着腰不停地划着桨,郑重其事地说,“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相信我吧,朋友,再没有别的事可以和划船相比啦,哪怕稍微在船上待一下也比干别的快活多了。待一会儿都是好的。”他像做梦一样不住地说着:“只要在船上待一下子,待一下子——”

“当心,老鼠!”鼯鼠突然惊叫起来。

说时迟那时快,小船一头撞到岸上,船身整个倾斜了。这位梦想家,这位快活的划手,一下子四脚朝天跌倒在船舱里。“——在船上——或不在船上,”老鼠开心地笑着爬起来,若无其事地继续说,在船上或不在船上,这倒没什么关系,都是无关紧要的,只要玩得开心就行。不管你是出门,还是在家,不管你到了这个地方,还是到了别的什么地方,都不是主要的,总之,不要让自己闲着,你决不能专门只干某一件事,因为事情是很多的,干完这件事,还有那件事。你高兴干就去干,但最好还是别顶真。喂,要是今天你真没事可做,让我们顺流而下,玩它一个整天,好吗?”

鼯鼠快活得手舞足蹈,然后满足地舒了口气,惬意地躺到柔软的座垫上。“今天准会玩个痛快!”他说,“我们马上开始吧!”

“等会儿!”老鼠说,并把缆绳系在岸边的环子上,爬回到自己的洞里。不大一会儿,他摇晃晃地提着一大筐餐用的食物出来了。

“把它推到你的脚底下,”他把筐子递上船,对鼯鼠说,然后解开缆绳,摇动双桨。

“这里面装的什么?”鼯鼠好奇地摇着筐子问。

“是只冻鸡,”老鼠简单地回答,“还有冻舌头、冻火腿、冻牛肉、腌黄瓜、色拉、面包卷、三明治、肉罐头、生姜、啤酒、柠檬苏打水——”

“啊,停一停,停一停,”鼯鼠欣喜若狂地喊起来,“这太多了!”

“你真的觉得太多吗?”老鼠一本正经地问,“平时出游我就带这些东西,别的动物还讲我小气,说手抠得太紧了!”

鼯鼠根本没听到老鼠在说什么,他完全沉浸在刚开始的新生活里,陶醉在花香鸟语和明媚的春光之中。他把一只爪子伸进水里,做起了长长的白日梦。一向是良朋益友的老鼠,不停地向前划着,不去惊动他。

“我太喜欢你那身衣服了,老兄,”约摸过了半个钟头,老鼠说,“我打算一有钱就给自己买一套黑天鹅绒吸烟服。”

“对不起,你说什么?”鼯鼠强打精神说,“你一定觉得我不懂礼貌,只是这一切对我太新鲜了。原来——这——就——是——一个——河!”

“一条河!”老鼠纠正他。

“你真住在河边吗?那该多带劲呀!”

“我住在河边,和她在一起,既在她上面,文在她身体里,”老鼠说,“河说是我的兄弟姐妹,又是阿姨、伙伴。她供给我衣食。当然啰,也是我盥洗的地方。她就是我的一切,除了她,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。她没有的东西,都不值得有,她不了解

的东西,也不值得了解。老天爷!我和她一直待在一起。无论是冬夏还是春秋,她都是那么有趣、动人。只是在二月里涨潮时,我地下室里全灌上了水,黄褐色的河水从我那间最好的卧室窗前流过,这是十分不利的。而当河水退去,留下的斑斑泥迹就散发着葡萄干糕饼气味,河道里也布满了灯芯草之类的杂草。这时,我又可以在大部分的河床上逛荡,找点新鲜食物吃,或是拾起粗心的人们丢在船外的东西。”

“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感到乏味呢!”鼯鼠冒昧地问道,“就河跟你在一起,平时没个人跟你聊聊?”

“怎么没有跟我聊?——哦,这不怪你,”老鼠耐着性子说,“你新来乍到,当然不了解情况。人可多啦,朋水獭、鱼狗、小壁虎、母红松鸡等等,这伙人一天到晚都凑在你的旁边,要你讲这讲那——好像他们自己无事可做似的。不过,这是以往,现在不同了。由于人烟稠密,河岸拥挤不堪,许多人成群结队地迁走了。”

“那边是什么?”鼯鼠用爪子指指河对岸草地前边那片黑压压的森林。

“那个么?那是野树林,”老鼠立即回答,“我们不常到那儿去,我们是水边动物。”

“难道——难道那儿的人不好吗?”鼯鼠略显不安地问。

“噢,让我想想,”老鼠回答,“松鼠还不坏。可是兔子……兔子嘛,倒是有好有坏,好坏都有。此外还有獾,这是必然的。他住在森林中央,不愿住别的地方,你就是花钱请他,他也不干。可爱的老獾!无人去打扰他——人们最好也不要去打扰他。”他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。

“那么,究竟有没有人会打扰他呢?”鼯鼠问。

“嗯,当然有,”老鼠有点踌躇地说,“黄鼠狼——鼬——狐狸,等等。这些人有的地方还挺好呢——我跟他们还是好朋友

哩。有时我们碰到一起还要玩上一阵子。不过,不可否认,他们会突然跑掉——哦,你可不能当真相信他们,那可是实情。”

鼯鼠深知,一味谈论以后可能遇到的麻烦,哪怕只是间接地提一下,也是违反动物的戒律的,所以,他撇开了这个话题。

“野树林的那边又是什么呢?”他问,“那边蓝蓝的,非常幽暗,看上去似群山非群山,既像是城市的炊烟,又像浮云在飘动。”

“野树林那边是广阔的世界,”老鼠说,“那地方同我们没关系,不论是同你还是同我。我从来没去过那儿,也根本打算去。你要是有理智,也不要去。以后也别再提它了。好了,我们终于到了平静的水面,就在这儿吃午饭。”

离开河的主航道,他们仿佛进入一个四周陆地环绕的小湖,两边一溜斜坡,铺一层青青的草皮,弯弯曲曲的黄褐色的树根在平静的水面下闪闪晃动。前面便是银灰色的河坝,湿漉漉的水轮不停地转动,激起一堆堆泡沫。水轮转动处,现出了灰色的人字形的磨坊。单调的流水声在空中回响,枯燥而沉闷,但有时也发出清脆而欢快的音响。这情景真美极了,鼯鼠屏住呼吸,举起前爪,连声赞叹:“喔唷!喔唷!喔唷!”

老鼠把船划到岸边靠稳,把笨拙的鼯鼠扶上岸,然后拎起那食物。

鼯鼠请求允许他独个儿来打开食筐。老鼠欣然同意了,然后,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休息了。心情激动的鼯鼠抖开桌布铺在地上,把那些神秘的小包一个个拿出来,依次摆好。他每宁了开一包,总要“喔唷!喔唷!”地赞叹几声。等食物摆好以后,老鼠说:“动手吃饭罢,老伙计!”鼯鼠于是高兴地大吃起来,因为今天一大早他就开始打扫屋子,空着肚子做了许多事,仿佛干了几天活。

“你看什么呀!”当他们的辘辘饥肠稍事缓解,鼯鼠把双眼

暂时挪开桌布时，老鼠即刻问道。

“我在看水面上翻起来的一串串小水泡，”鼯鼠说，“看上去怪好玩的。”

“水泡？哈！”老鼠说。他啧啧连声，显出一副诱人的神态。

一只水獭在河边露出了宽扁发亮的嘴巴，接着爬出水面，抖去身上的水滴。

“馋鬼！”他说着向他们吃饭的地方走去，“干吗不请我，老鼠！”

“这是临时便饭，”老鼠解释说，“顺便介绍一下——这是我的朋友鼯鼠先生。”

“见到你很荣幸，”水獭接着说，“全世界的动物今天似乎都到河边来了。原想到这片平静的水面求得片刻的安宁，不料又碰上了你们二位！——至少——请原谅——我并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。”

他们身后响起一阵沙沙声，是从篱笆边传来的，篱笆里面堆着厚厚一层去年的枯枝败叶。一个满头斑纹、肩膀高耸的家伙，正向他们窥看

“过来，老灌，”老鼠高声喊道。

灌向前疾走了一两步，然后咕哝一句：“是你们一伙。”扭头不见了。

“他就是这个脾气！”老鼠沮丧地说，“就是不喜欢和大家在一起！这下可好，今天再别想见到他了。喂，你说说今天河边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癞哈蟆就是一个，”水獭回答，“他在那条崭新的赌船上，穿着一身新衣裳，什么都是新的！”

两只动物相视而笑。

“他一度什么也不干，就知道驾船行舟，”老鼠说，“可是，不久就厌倦了，爱上了赌钱。除了成天到晚赌钱，对什么都不感

兴趣。他手气倒还挺好。去年他喜欢驾游艇，硬要我们陪着他，我们只好假装乐意。他原打算后半辈子就在艇上度过哩。他就是这样，不管什么事情刚上手时，觉得挺有意思，不久就腻味了，又要搞别的新鲜玩艺儿。”

“倒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，”水獭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只是不稳当——特别是在船上！”

从他们坐的地方隔着河心小洲，就能看见主航道。这时，突然出现了一条赌船，划船的是个矮壮汉子。船边浪花四溅，船身剧烈摇晃，他在用力地划着。老鼠站起来和他打招呼，他却直摇头，一心一意划他的船——他向来如此。

“要是船再摇晃下去，保准要不了多久，他就得下船。”老鼠说着又坐下。

“会这样的，”水獭格格地笑着，“我跟你讲过癞蛤蟆和水闸管理员那段有趣的故事吗？是这样的，癞蛤蟆……”

一只漂在水上的蜉蝣，学着那些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的样子，在河里横冲直闯地逆水游着。忽然砰的一声，一个旋涡席卷而来，那只蜉蝣便再也看不见了。

水獭也不见了。

鼯鼠低头看了看，耳边还响着水獭的话音，可他躺过的草地上却是空空的。整个地干线上也不见一只水獭。

可是，水面上又出现了一连串的小水泡。

老鼠哼着小调，鼯鼠在回想着兽类的戒律，不让自己去议论他朋友的无缘无故的突然消失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老鼠说，“我们该走啦。我不知道该由谁来拾碗碟。”听口气他自己是不大乐意干的。

“嗨，让我来，”鼯鼠说。老鼠当然同意。

收拾碗碟可不像打开筐子那样叫人高兴，但鼯鼠聚精会神地清点每一件东西。他刚收拾停当把筐子捆上，却发现一只盘

子在草地上对他瞪着眼睛。待把盘子装进去以后，老鼠指出还有一把叉子遗漏了；末了，还有装芥末的瓶子一直坐在他屁股下，也没有被发现。最后，总算大功告成了。虽说颇为麻烦，鼯鼠也并没怎么生气。

夕阳渐渐西沉，老鼠如梦如痴地荡着双桨往家中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没有理会鼯鼠。而鼯鼠由于午饭吃得很饱，心里美滋滋的，也很自信。他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船上的生活，所以跃跃欲试，说道：“老鼠，我想划划！”

老鼠笑着摇摇头。“还没到时候，朋友，”他说，“等上过几课之后再划吧。划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”

鼯鼠有一两分钟没吱声，但他越来越羡慕老鼠。他划得那么起劲，又那么轻松。鼯鼠心想，自己也能划得跟老鼠一样漂亮。他被强烈的划船欲望支配着，猛然一跃而起，一把夺过双桨。老鼠吃了一惊，根本没有防备鼯鼠会来这一手，他第二次仰面朝天躺在船上。他两眼一直盯着水面，口里在哼着小诗哩。得胜的鼯鼠端坐在老鼠的位子上，信心十足地握着双桨。

“别动，蠢驴！”老鼠从舱底喊道，“你不会划！你要把船弄翻的！”

鼯鼠双桨一挥，朝水里狠狠挖去，但没划着水面。由于用力过猛，双桨扑空，两条腿向上一跷，一头摔倒在老鼠身上。他惊恐万分，忙用手去抓船舷，没有抓住，只听扑通一声，他落在水里了。

船也翻了，鼯鼠在水里挣扎着。

哎哟，河水好冷呀！哎哟，全身都湿透啦！他不断下沉，耳朵里嗡嗡直响。当他挣扎着使头露出水面时直打喷嚏。太阳是那么明亮，那么逗人喜受！而当他再度下沉时，更觉水里暗淡凄凉！正在这时，一只坚定有力的爪子抓住了他的后脑勺。原来是老鼠。他分明在笑——鼯鼠能感觉到的，从胳膊到爪

子，再到颈子，都感觉到了。

老鼠抓住一把桨，把它伸到鼯鼠的腋下，然后，把那一把桨伸到另一旁。他跟在后面游着，把绝望的鼯鼠推向岸边，拖出水面，放到岸上，鼯鼠此时瘫软得像一摊烂泥。

老鼠把他身上揩了揩，拧去衣服上的水，然后说：“好了，老伙计！在地上使劲跑它一阵子，把身体跑暖和，把水跑干，我下水捞筐子去。”

满身潮湿、内心羞愧的鼯鼠，无精打采地在岸上跑着。这时，老鼠又一次潜入水中，把小船翻过来，扶正，拴在岸上，再一趟一趟把浮在水面上的东西送上岸。最后，他一头扎进水里，顺利地捞到筐子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拖上岸。

东西全部捞起之后，他们又准备出发了。鼯鼠垂头丧气地坐在船后，开船时，他断断续续地低声说：“老鼠，你真宽宏大量！我太愚蠢了，对不起你，真叫人难过。回想我险些把那只漂亮的筐子弄丢，心里难过极了。真的，我干了一件蠢事。你能原谅我吗？”

“不要紧的，祝你走运！”老鼠高兴地应着，“水老鼠身上搞点水算得了什么？我待在水里的时间比在陆上多，你就别惦记这事儿了。喂！我真希望你能跟我住些日子，你还没到过我的家呢；我的屋子很简陋，一点不像癞蛤蟆的房子那样阔气。不过你去了，我会使你舒适的。我还要教你划船和游泳，你很快会学得很好，跟我们大家一样得心应手。”

老鼠说话时态度十分诚恳，鼯鼠深受感动，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，不禁滚出两滴眼泪。而老鼠则若无其事地朝另一个方向望着。不久，鼯鼠的精神又来了，竟两只红松鸡顶起嘴来，因为他们在偷偷地耻笑他那副落汤鸡模样。

到家以后，老鼠在客厅生起一盆火，把鼯鼠安顿在火盆边的扶手椅上，给他拿来睡袍和拖鞋，接着给他讲河上的故事，直

到吃晚饭。像鼯鼠这样的陆上动物,听起这些故事来,真叫他毛骨悚然。其中有的讲拦河坝和突然暴发的洪水,有的讲鱼狗,有的是讲乱扔瓶子的汽艇(扔瓶子的事确实有这样),有的是讲苍鹭的,因为他们同别人说话的方式很特别,还有什么阴沟探险,同水獭夜间逮鱼,同獾在田野远足,等等。晚饭吃得非常乐和,但刚一吃过,鼯鼠便睡意沉沉了。待客周到的主人把他送到楼上那间最排场的卧室里,鼯鼠一到那儿,就一头栽倒在枕头上,香甜地睡了。但他仍然能感觉到,这位新结识的朋友——河流——在拍打着他的窗台。

这是被春天解放了的鼯鼠度过的第一天。他象这样一直过了许多天。随着盛夏的临近,日子一天比一天长,也一天比一天更有意思。他学会了游泳,学会了划船,甚至渐渐地能领略那流水的欢乐了。他把耳朵贴近芦杆,听到风不时吹过芦塘的沙沙声。

第二章 野树林

鼯鼠早就想和獾结识了。据说,獾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,虽然不常露面,可方圆左右的人都无形中受着他的影响。鼯鼠多次向水老鼠提起这个想法,他总是一推再推。“不用急嘛,”老鼠老是说,“说不定有一天獾会自己来的——他常常出来,到时候我一定负责介绍你们认识。他确实是个出色的人物!不过你千万不要特地去找他,最好是有机会碰上他。”

“你不能请他来吗?——请他来吃顿饭什么的?”鼯鼠说。

“请他也不会来的,”老鼠简单地回答,“他最讨厌聚会、邀请、赴宴之类的事。”

“那么,我们能不能去拜访他呢?”鼯鼠提议。

“哈,我想他一定不会欢迎的,”老鼠说,显得有些骇然,“他

不愿见人,那样做会使他很生气的。我自己从来没有贸然登门拜访过他,虽然我很了解他。另外,我也不能去,完全不可能去,因为他住在野树林正中央。”

“不过,他也许会欢迎的,”鼯鼠说,“你曾跟我说过,野树林的人也是不错的,对吧?”

“不错,是这么回事,”老鼠含糊其词地说,“可是我还是觉得现在去不是时候,现在不能去。那地方很远,况且每年这个时候,他多半不在家。不久他会来的,你耐心等着好了。”

鼯鼠只好如此,獾一直没来,他们每天都玩得很痛快。夏天已经过去很久了,现在天气寒冷,冰天雪地,道路泥泞,他们很少出门。上涨的河水从窗前湍急流过,其速度之快是任何船只忘尘莫及的。此时,鼯鼠思想又活跃起来,老惦记着要去看那头灰獾。他住在野林深处的洞里,独自生活,太孤独了。

冬季老鼠好睡觉,总是早睡晚起。在短促的白天,老鼠有时胡乱编些诗歌,有时做些零星的家务事。当然,还是有些动物来串门的,讲许多轶闻趣事,交换夏天的情况。

当他们回首夏天时,觉得那是十分丰富多采的一章!这一章里有许许多多色彩鲜明的插图!河岸上仿佛有一支五彩缤纷的队伍在徐徐前进,整个队伍似乎置身于舞台布景之中,人们一个接一个行进在这雄伟壮丽的行列里。紫色的珍珠菜最先登场。它沿着如镜的水面抖开浓密的丝发露出自己的笑脸。报春花婀娜多姿,犹如粉红色的晚霞,紧接着亮相。紫草开着紫白相间的小花,匍伏着身子跻身于群芳之列。最后,晚来的羞怯的狗蔷薇,在一天早晨,仪态万方地登上舞台,它好像是宣告舞会开始的悠扬的琴声,告诉人们六月来到了。我们还要等候别的成员的出场——仙女们为之倾倒的牧羊少年,姑娘们在窗口等候的骑士,将以自己的亲吻唤醒熟睡的夏天和爱情王子。而当快活的、身着琥珀色短上衣的乡线菊风度翩翩地来到

时,剧就揭幕开演了。

这曾是怎样的一幕剧啊!当风雨交加拍打着门窗时,那些睡意沉沉的动物却安卧在自己的洞穴里,回忆着晨光熹微的黎明,白色的浓雾尚未消退,依旧笼罩着水面。当旭日初升,灰色的晨曦变成一片金黄,万道霞光跃出地平线的时候,河水似乎在振动,似乎有人在沿河奔跑。大地、空气和河水似乎都放射着光芒,不断变化。他们回忆着骄阳似火的中午,如何令人昏昏欲睡,太阳如何把自己金色的细小的光斑洒进绿荫深处;回忆着每天下午划船和游泳,以及他们如何在尘土飞扬、纵横交错的小道上和黄灿灿的庄稼地里漫步;最后还回忆到,在漫长而凉爽的黄昏,他们如何将千头万绪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,如何同三朋四友促膝交谈,以及如何计划第二天的新的冒险活动。冬天的白天是短促的,而他们围坐在火炉旁边烤火时要说的话则是很多的。尽管如此,鼯鼠还是有大量的空余时间,无事可做,十分无聊。于是,一天下午,当老鼠坐在熊熊的炉火边的扶椅上,时而打着瞌睡,时而编凑顺口溜时,他决定单枪匹马去野树林探险,说不定会与獾先生交上朋友哩。

在一个清冷寂寞的下午,鼯鼠悄悄地溜出老鼠温暖的客厅,来到旷野。在铁青色的天幕底下,整个大地都是光秃秃的,所有的树木都没有叶子。他觉得任何时候都不如在冬天里看事物那样深刻,那样真切,因为此时大自然已经脱去衣裳,进入了一年一度的酣睡中。在枝叶茂盛的夏季,这些小灌木林、小山谷、小石坑,以及一切隐蔽的地方,对于探险者来说都是神秘莫测的陷阱。而现在,他们及其所隐藏的秘密,全然裸露无遗,似乎是要他去看一眼他们此刻这种破败不堪的狼狈相,以免日后他们又浓妆艳抹,改头换面,使他受骗上当。这种景像固然显得寒伧,但又使人高兴,甚至使人振奋。他喜欢这种不加修饰、肃穆而又质朴无华的林野,喜欢大地的美丽健壮的肌肤。